內經博議

内經博議題辭

乾隆元年十二月
二年正月批出

儒可無用乎耳目心思等之木石百年為可悼也儒可有用乎兵刑錢穀綴之職司一時為可鄙也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求所為卓然自命上不涸君王而下

不委諸草莽者其在岐黄之業乎夫岐黄之業談何容易不知陰陽消長之理者不可與言醫不知死生變化之故者不可與言醫不知草木蟲魚丘陵牝牡之性情者不可與言醫不知古今異宜

剛柔互用應變合於抄忽者不可與言醫若是則五經四子書醫之宗旨也二十一史前後成敗君臣興廢之所繇醫之證據也與夫諸子百家零星傳記稗出於飲食藥石之書醫之雜俎也寧相

須用讀書人國醫須用讀書人如是而儒之一生無用不等之木石有用不綴之職司休德令聞丙擅其美豈不重賴夫醫也耶醫之不可易言儒之不可易言也余性鄙寡交不樂輕與人亦不屑我

與猶憶總角時郡中得交　羅君浩生郎今之東逸先生也探所得紬繹胸中經史袞袞可聽旁及古文字學皆可法知其非常之人未幾陵谷變遷隱現於烟雨蒼茫之下名可得聞跡不可得見

如是者三十年君之讀書樂道視壯年又如何而内經博議諸書出矣人謂與東逸先生同時討論朝夕不倦所重豈在區區余應之曰儒之無用者如彼有用者又如此百歲而後幾欲尚友東逸

者非博議諸書又焉足千古哉

友弟石年趙汝揆拜書

內經博議四本未得全書序

校正汪記

羅澹生先生新安庠生寓琴川
善於醫學著書十二種余得見
者四種皆非善本其僻無從購
求特托友訪其孫某書刊否同里
孫君某從活記

[illegible]錢泰重[illegible]校
其文彥康[illegible]校[illegible]

内經博議目錄

卷之一

人道部

脉法部

卷之三

述病部

卷之四

內經博議卷之一

新安後學羅美東逸甫著

人道部

人道大陰陽䟽

人道大陰陽有六以立人紀其一為先天真位立體之陰陽經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夫人以神立以精存而行之以氣是以神為大君精為儲養氣充以輔故立神必有建

極之處廣而明者所以立極也前之者神君以臨治接物故前之也後爲太衝衝以升騰爲義其精與氣皆升以濟乎上以奉神君既立神君必當全用精與物故即以爲從亦以爲後者此氣從乎水位故從之也由太衝之地即爲少陰少陰水位也藏精之府而居後之次中此府既藏精以自固復升陽以騰驤故其上爲太陽太陽居上充巔頂爲陽之極盛要即衝脉而上之故同衝脉俱從少陰也此即所謂從部也而前廣明之下復次太陰其前爲陽明陽明太陰同爲中土定爲囷儲倉廪以賦中邦是以太陰次廣明

也乃少陰之前更為厥陰厥之云者絕盡之義厥陰居少陰之前當太陰之下為人身之下中兩陰交盡而厥然一陽來復於此故其表即為少陽此少陽生大地之下也屯立前後者真火水之位也於是終太陰以司會從少陰以宅精底厥陰以旋終成始此三陰之正也太陽居華蓋之上陽明充中土之責少陽起太和之氣於絕甦之會此三陽之正也三陽皆從三陰者陰為陽宅也

其二為分形氣致用之陰陽帝曰三陽為經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三陰為表二陰為裏一陰絕作朔晦

夫陽有氣而無質陰有質而有部陽者心之生氣生氣莫盛於三陽三陽為生心之大主其氣能貫藏府而立十二經故三陽為經所謂經者大經大本也二陽陽之充滿在中所以會肥膚束筋骸通四關繳四末故為維維維繫之也游部者初陽起下其氣輕柔升其和德進臨諸經而無所不達故為游部蓋陽以氣主持形軀本無形質而其氣用分為三部則自下而上少陽自下陽明在中太陽尊盛在上故體用如是也三陰則有形質矣凡外而官骸內而藏府精液血肉骨脉為形質者皆陰為之是以得分表裏焉

陰之大總為三陰宅中而主形軀肌肉故為表二陰為受精之宅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以得主藏府而主內故為裏一陰絕者在下之竅陰也陰既盡陽當生蒙晦而復朔故云作晦朔也然三陰既以形質則形層如是將三陽為縱三陰為橫合之形氣所以致用也

其三為上下倡和雌雄相應之陰陽經曰三陽為父三陰為母二陽為衛二陰為雌一陽為紀一陰為獨使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必兩相倡和而能鼓舞故陽倡而陰和此倡而彼和則勢不得不合言

之言三陽之尊必及三陰之親者有其尊必不容廢其親也苟失怙恃則為孤矣二陽言衛與雌者衛以營其外雌以繕其內二陽二陰居中用事譬如當家必夫婦親之也無匹則為飛陽寡陰矣紀與獨使者游徼之任在一陽罷極之肩在一陰相合而始備行役傳宣之用譬之行旅有車騎必給芻芟也失此則氣餒筋弛而痿起骨繇矣此陰陽之輸應不可不合兩也

其四自分皷盪以成一致之陰陽經曰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陰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陰

陽既以合兩為功又以一致為和合兩則共為開闔各一則自為開闔此陰陽之體無有靜者皆以鼓鑄為事也三陰三陽既各處形層部位要其共氣必自相得以為和故亦自為開闔各有樞以持其間者所以致開闔之用也太陽盛於衛外故為開陽明充於營中故為闔少陽能與之參和故為樞必三者備而合為陽之用所以能為一陽其脉能搏而勿浮也太陰健運而其氣不藏故主開厥陰潛藏而其氣不湯故主闔少陰蓄水藏火獨兼二炁故主樞有搖而兩陰始不迫促是以能合而致一陰之用而其脉乃得

而勿沉也

其五爲藏府立職之陰陽先天陰陽既有部位則設官分職以守之藏府者以列之五行部署應天之官而分之以職者也藏以藏神府以備器其貴賤相使殊位經曰心者君主爲陽中之太陽肺爲相傳之官爲陽中之少陰心主夏肺主秋二藏位胸中膻中所謂陽而在上卽應天之燥熱在上者也是以關前爲陽其脉爲心肺主之脾胃者倉廩之官爲陰中之至陰主季夏陰中者脾屬足部在陰中至陰者中土坤德以順承天而不居陽故爲至陰胃爲水穀之海當

兩陽合明以合乎太陰故亦同居中土即應天所謂土居其中也腎爲蟄藏之官爲陰中之太陰肝爲將軍之官爲陰中之少陽一主冬一主春二藏居足陰部而又在下腎既藏精爲先天寒水與心太陽爲對故此乃名太陰肝從一陽來復而起風木主令是以爲少陽二藏即應天之風寒在下也於脉關後爲陰腎肝即主之膽爲中正之官十一藏皆取決焉以一陽之生氣爲太和之元神而游部三焦出入經絡即應天所謂火遊行其間者也外此則膀胱爲州都大小腸爲傳送以備器致用經云此皆至陰之類通乎

土氣而不得以應天矣前廣明章陰陽真其地分而此藏府分其守職故謂五藏能主陰陽則可謂地分陰陽即五藏此非也凡內經論陰陽病不拈藏府職是故矣

其六為營氣隧道並行出入之陰陽此為經絡也經絡以其經連屬互絡以通部分其為隧道以出陰入陽出陽入陰總為通衢而每經隧道又各以陰陽相並而行每經又各交屬互絡通乎上下所以各經有表裏之名此表裏要非大陰陽所主之表裏也足三陰從足入腹手三陰從腹出手要六陰以次相接於

腹中而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此六陽皆從外以次相接於頭上腹中者以陰接陰頭上者以陽接陽其至於手諸指則以內陰接外陽其至於足則以外陽接內陰所謂隧道也而各經並行者在手則太陰肺出臂內上廉手陽明大腸即出臂外上廉少陰心出臂內下廉大腸小腸即出臂外下廉厥陰心胞出臂內中道少陽三焦即出臂外中道於足三陰三陽亦然茲則以其隧道並行所謂表裏也叔和不識藏府陰陽體用又不知經絡此表彼裏妄著脉經謬引內經仲景之文而沒其上以候上尺

內以候腹中二章妄以二腸加心肺之上明叛關前為陽心肺主之之條貽誤千載是以得列而著之

心腎論

經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夫神精之用為人身之大主精以養神神藏於精而以氣行乎其間唯其有以居之有以藏之而人道以立此心腎所以為人之大主也陰陽離合論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廣明謂心居心必闓廣之地清明之座所以建極前之者神君坐照向明接物也此其體最尊矣然其用為火火之體亢而不下日以昭明為事而無真精真氣以養之濟之則必有自焚之患此太衝之由來有不能不為之

後為者也太衝首生氣之所由起以升之而不息者也太衝之地即為少陰少陰腎之宅也腎為先天歸根藏精之府天根之處生氣之原其精內蘊其氣上騰故聖人首揭之以此為養心存神之物而特云後者唯此可奉於前也然則以精養神其道主於腎而凡儲精之處以為養神者其道無所不備此不特太衝之下藏為精海以滙之而又於六陽華蓋之上以太衝之精上結為泥丸髓海是為玄珍以還之又於任處地道之通天復有關元黃庭以孕結金水之氣以蘊之此正所謂君火之下陰精承之者也故人之

心為神之主而前後上下皆精精以養神而歸於太衝旂起之腎故腎為蟄封藏之本性甚吝嗇此何以言之人之陰精藏氣於腎而其精最難克最後成女子必二七男子必二八而後天癸至天癸者非精非血天乙之真氣須其至必父養之而精血始充盈男子始能爲女子月事始時下若猶未至則精血尚未完盈必須二八二七也且其盈數女子不過七七男子不過八八女子不過二十年男子不過三十年所供以為之欲者止此耳故精難成而易虧此腎所為蟄封藏守藏之官而吝嗇也若使腎家無主不蟄不

藏命門水火兩亡則精衰而神耗精亡而神去矣養生家所必眷眷於嗇精全神也然腎之所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必五藏盛乃能寫是腎主人身一盤五行之全局而合之以為精者也若五藏有一虧而腎精已不茂矣蓋精以養神而藏氣以化精故精食氣而氣歸精也人之縱欲傷生豈知精亡而神去耶

六府說

六府皆以出入名陽而有重輕其得與於三陽者唯陽明胃與少陽膽連及三焦他若大小腸膀胱皆罷使傳道受盛不得列於陽數其以六名者以其同為形藏同有出入故名陽耳後學不察以為生人之陽在此而加諸五藏之上以經絡相配表裏之故遂從而夫妻之此大謬不然故更為六府以明之夫陽明胃能合於二陽者何胃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以養五藏氣是以五藏六府之氣皆出於胃且為五藏藏真故五藏不得胃氣不能至於手太陰

是以手太陰與胃氣皆能為榮衛周身藏府之主其脈同變見於氣口故陽明獨得列一位於五陰之間本經曰氣口亦太陰也診胃氣者亦得以右寸與關上當肺氣寧靜而右寸獨盛者此胃脈之盛也胃府之位為兩陽合明其經實相火夏氣故當乎二陽經謂二陽為衛二陽為維以其氣用之大此可知陽明之大矣次則少陽膽腑列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指為中精之府則其所主已異於形藏而其府之氣真得先天甲氣而起於少陰發於厥陰是二陰之真精所生以為一陽之妙也經曰少陽連腎腎上連肺故

將兩藏夫少陽起於夜半之子為腎之天根其氣上升以應肺之治節是所謂中和之極通乎上下故得游行於三焦而即三焦之所治以致用於陽明故諸藏府不得此氣則不能以為和是以膽之為用能起九地而升其地德亦能出三陽而布其天德不止為中正之官為五神之決斷凡十一藏皆取決于膽經之所謂謂此也要其為府雖微有出入勞則有之有獨居於清靜寧謐之府以其氣沖和溫養諸藏故有中精之目矣若膀胱者其部雖大列為太陽而其本則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待氣化而後能出夫州都為

下邑絕遠京師且津液待化而出則膀胱之為罷絕不得與諸陽並而其經反納太陽者以太陽起於少陰令歸之以陽故借納之於此也其實太陽為三陽之主為經為父跨膀胱雖其本藏乃必待氣化而後能出則太陽豈特膀胱能為之和後學不詳本經皆謂膀胱為太陽寒水以主寒令豈知六氣寒水之所主者少陰腎也人身太陽之經既非寒令而膀胱之水亦非寒水讀書不精因不能曉也二腸者受盛傳化之官為胃之罷使亦供役動用之物耳其府無靈其經亦非當陽之用要以營氣之隧道與心肺相接故經

絡得與心肺為表裏非曰此二物能與心肺為互用也脉經以其脉列寸口心肺之上其得罪軒岐而誤後學莫此為甚蓋信越人之說夫心肺為陽在上主諸關前以主是於此豈可使二腸當之卽脉經僞誤種種竟無二腸脉狀知其無以加心脉之浮大肺脉之浮濇而別誤一腸脉矣經又曰脾胃大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此皆至陰之類通乎土氣叔和知其為陽內經明指其陰讀書無眼耳

太衝三焦論

太衝三焦內經之論備矣後世知衝督任分三脈而不知後曰太衝之義知中焦起營衛而不知其為匡廓於陽明必欲求其為府之形以為三焦無狀空有名是以其說紛紜皆拘文牽義之徒也經曰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夫為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皆禀焉者豈為一綫之衝脉而與督任無關哉至論三焦則經曰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胃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下焦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於陽明胃之經絡則曰循喉嚨入

缺盆下膈屬胃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其支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此與三焦同行在前故知三焦者特胃部上下之匡郭三焦之地皆陽明胃之地三焦之所主即陽明胃之所施其氣為腐熟水穀之用與胃居太陰脾之前實相火所居所遊之地也故焦者以熟物為義上焦如霧者狀陽明化物之升氣也中焦如漚者狀化時沃溢之象也下焦如瀆者狀擠泌分別流水之象也所以名三焦者皆謂胃耳總謂相火之成功在此耳故謂之三焦者為兩陽合明之胃與相火之所職言之也其為後天穀神出化之

熱水穀故經曰陽明者午也經以陽明當相火夏令不言心胞而心胞在其中今曰心胞不言胃以胃歸土也然可識人中相火之義矣蓋人之相火起少陽語游行三焦督署於心胞為陽明胃腐熟水穀之正此正所謂民間之發火民之食用所急者也茲所謂少陽相火火之能相在少陽耳先輩丹溪諸公倡言厥陽五志之火為五火而無其名遂以龍雷之陰火為相火而起其說諸家承說至今至趙獻可又為相火說喻如鼇山之燈人物拜舞跳擲皆相中心之火焌而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此為火之主而十二官皆

聽命焉不知七節之旁小心者非當腎之命門逈心俞之出背不可鍼炙故內經提出以戒學者非以相火也且鼇山之火本以出風故必取之於鏇以轉其輪故動而有跳擲之事蓋其說愈巧其音愈離據此為論非唯不知相火亦不知真火矣曇氏曰性火真空性空真火遍滿法界陰符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蓋陽燧真形卽在陰物奠宅之中而此火又在君相有形之外於人則隱胎坎水朕兆風木是謂龍雷無事則不現亦不用水濡木柔雖激之亦不起唯水涸木枯氣逆血沸則勢將焚巢燎原而不可止此火若

起是謂反君激相豈君相治平之火哉緣此火不起
於子半不循行於少陽膽猝犯之而猝起正所謂火
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也相火云乎哉

衛氣論

有問於予曰衛氣晝行陽夜行陰其行皆以傳經行度此義不疑予曰有軒岐本經本無誤詮之文獨於論衛氣遠引宿度別列其所行經絡若猶然營氣行度者然於氣之慓悍不循經之說不合而諸家未能洞晰其事泥其行度為二十五周是不可以不辨蓋所謂衛氣者即太陽之盛氣所以衛外而為固其氣則慓悍不循經隧內薰肓膜外溢皮毛其而出入陰陽皆滿所以名衛若待以次行陽行陰則已有不衛者矣要其氣為經陽之大氣半入經隧之中以和營

而行營半溢經隧之外以為衛是即所謂體之充也經文明言其出下焦而又言為水穀之悍氣夫為水穀之悍氣宜先蒸於上焦且待飲食而致然則日一再食二時之衛方行非時不食則必不能有異時之悍氣矣經本文曰平旦陰盡陽受氣於目陽盡而陰受氣則常從足少陰入於陽目張則氣上行於頭以下六陽入足心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於陰從少陰內注六陰是以晝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亦二十五度此若以度分之則衛將為一路之行抑其未至不衛者多矣此言五十度者晝盡晝夜十二時而言行陽

二十五者極晝六時也行陰二十五極夜六時也平旦陽動而動即與陽俱出於目以下六陽然非不下陰分也日入陰靜而靜即與少陰同息於諸陰以遍六陰然非合陽而去也及夜半而大會於子中者以腎氣動少陽于子故陰陽相見而會也本其氣為太陽有餘之氣陽明溢滿之氣故于太陽陽明之守氣外有此慓悍常護於脉外日得以效用於陽夜得以效用于陰其行陽而衛於陽也如列營然卒衆居前非謂中軍居陰無衛也其行陰而亦為陰之衛也如宿值然戒嚴肘腋非謂壁壘在宵無軍也要其晝夜

二十五各盡六時言之耳必若循次而傳何謂之慓氣又何以名衛乎

奇經八脉原

人身陰陽元氣皆起於下故內經以廣明之後即為太衝太衝之地屬之少陰少陰之前乃為厥陰其部有為血海故常與太衝騰精氣而上灌滲陰陽斯則人之元氣精氣皆起於下也惟起於下故其精氣分三道而上其陽者從少陰之後行太陽夾脊之中道以統宗諸陽其名為督其陰者由前陰地道而上行陽明之表中以總統諸陰其名為任而中央一道則脉起血海騰精氣而上精於胃中為宗氣以司呼吸其名為衝是氣與陽明胃氣俱住中州亦與營俱行

十二經者也蓋嘗考之督脉起胞中上巔歷百會神庭任脉起中極之下胞中循關元歷承漿上與督脉會衝脉起胞中上行俠臍會於咽喉三脉同起於下極一源而三岐故聖人不曰衝督任而總名曰太衝是太衝者以一身之精氣上升言之不獨為血海而言之也中身之間横者為帶脉帶脉横於季脇繞於章門五樞總束諸脉使上下有常而要約營束之毋令懈散其脉如人束帶而前垂亦精氣之關鎖也此處為脊人之全力出焉脊力不衰始為此也二維者維持維繫之義人身陽脉統於督陰脉統於任矣而

諸陽諸陰之散見而會者又有所以維繫而持之故有陰維以維於諸陰陽維以維於諸陽然而能為維者必從陰陽之根抵其盛氣發而維之陽維從少陰至太陽發足太陽之金門而與手足少陽陽明五脈會於陽白陰維從少陽斜至厥陰發足少陰之築賓至頂前而終少陰少陽為陰陽根抵之氣維於陽者必從少陰以起之是陰為陽根也陰維從少陽而起之是陽為陰救也故二脈又為營氣之綱領矣而蹻脈者蹻以矯舉為義其脈之剽悍同於衛氣而皆上出於目然有孔道與衛不同其脈則陰出陽而交於

足太陽陽入陰而交於足少陰其氣其行每從根抵陰陽和合以為蹻舉而上榮大會於目故目之開瞑皆宜其曰陰脉榮其藏陽脉榮其府者入陰則榮藏入陽則榮府也男女脉當其數者男子陽用事其蹻在陽故男子數其陽女子陰用事其蹻在陰故女子數其陰總之八脉唯帶脉橫束於脊而七脉皆自下極而上雖有孔道統宗衆會然皆起於太陽少陰則皆所謂太衝之義故聖人止言太衝而不及督任維蹻蓋有分之而不分者矣

五藏五主論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五藏藏神主用而勝有貴賤爭有相使內經明之矣而於五行之相尅藏之受制內經乃反以為主而剛之則何也此有精義於五行顛倒之間非以為尅乃以為生也夫心藏血脈則以合脈為主耳以火為體而畏水水至則火滅豈非所畏之甚哉不以忌之乃以主之云何不知內經特於此發明養五藏之道受生之本其道乃有出於以逆而不以順者聖人於此

示養心之法也夫心以神用則取精多而用物弘苟非太衝之精騰上而調護之則神空而無所麗所麗者有陰精承之以為之濟也所以然者心本純陽而具象反為姹女其內含陰又其象為月窟參同謂姹女之性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埃必使清靜有匹以鎮之而得使嬰兒諧於姹女然後月窟天根通其往來也然則使姹女之有匹者非其主之者耶老氏云上善若水水善下而不爭此持心之道也天根月窟之來往姹女嬰兒之諧偶此養心之妙也此可知腎之為心主矣肺雖主氣而其象應秋揫斂清肅

肺之性與用也，然以清肅主令，而寒凉過甚，傷及氣元，則易失，以太和誠使太和失，而元氣得以行乎此心，有所相濟以生其和，而後行之，能生其和者，非心德之發乎，唯有火德之發以益金體之清，是以金為麗澤而沛雨露於天河之上，凡金之不燥不溢得以治節體元而加於衆物之表，不苦氣上逆者，非此物此志耶，肝厥陰而臟風木，其氣兆甲於艮而凋落於兌，燥金固所甚畏也，而又曰其主肺，何居，肝之少陽其少也苦稚，其盛也苦怒，其橫溢也苦逆，調之者維左其金而輕重治之，使稚者漸堅，怒者遂平，逆者斂

緝令而後成其爲少陽之盛德矣所以其主肺也至若太陰脾以厚德載物而致役乎物此物待以生而育之長之者然嘗若木之尅制是木爲脾之讎也而有不然者土澤而潤常苦水火二室水濕則土泥而不生火燥則土堅而不榮唯時有厥陰爲主以疏通之而達其升德則水不爲濡火不爲燥而後能奔走諸經以行津液是脾不可一日不主肝也乃土之於腎則更有妙於此者不知者以爲土尅水所畏在脾也是大不然夫水由地中行者也雖水以流爲性而涵於土則土能養水而衛水衛水者能爲之堤防以

蓄洩之淳泓之使水由地地中而不枯不泛誰之力也若此則能使腎封而蟄藏者非土莫由也將補水者可忽以土乎由是言之養心者莫若補腎保肺者莫若寧心調肝者在於斂肺扶脾者在於達肝而滋腎者在於葆脾相勉之道乃更為相生故五行五德之妙反生為尅反尅為生顛倒之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故不能語此先聖若心已為學者發其秘矣

五藏苦欲論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欲耎急食鹹以軟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辛瀉之酸補之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

五藏苦欲藥味補瀉前人王好古有論然其鑿佳藥味膠柱鼓瑟以印板印定後人眼目豈知五藏之性情五味之節寫節補乎故復為論以著之夫肝為少陽木其性疏以達而不能屈抑故嘗過中而苦急急則以剛柔[illegible]其發暴怒故不可鬱而欲散苦急欲散

者肝之本性情也甘味性和而緩得此以平其中而
制其有餘故當急食甘以緩之辛味發散與肝同性
為肝之欲故當急食辛以散之然所欲者散而辛能
散不惟散之正所以補之也非別處一辛而補之也
凡味酸先入肝則酸何嘗克肝而云寫之者酸以其
木之本味故能先入之此寫即借其先入以異入之
而木不急則從而収歛焉肝不從此和乎故謂之寫
也乃謂肝之法甘緩酸寫者皆制其有餘甘以緩其
前酸以寫其後辛散辛補者皆以益其不足散以充
其力而去其欝補以順其性而養其神也是所為調

脉之法也心為太陽火以神為明則欲以識思為從事而每苦離照之不充是以病常苦緩治之者以酸收之歛歛之使安於内而不外馳也欲耎者思慮之極捽難安安故喜和靖以鎮之所以欲耎也醎以水德濟火有餘故急食醎以耎之心耎而後心不虛是醎能補之乃所謂甘寫者以其神用不休今以甘性之和緩即用其神而休之是甘能寫之矣蓋神明之用常見不足至於苦緩欲耎者皆不足之為也酸収醎耎皆補心之法至於甘之寫亦不過稍緩之而使神明安之耳要亦非有事於寫也此三者皆所以養

心也脾以土德主建運惟燥乃建故常苦濕苦能下其滯濕乃去土性平莫而和緩故欲緩惟稼穡作甘是其本性故甘可用以緩亦可用以補也甘以益其元苦以散其滯茲謂苦瀉甘補矣肺主治節其氣下行則得其職若氣上逆則令不行故苦氣上逆上逆為火苦性清寒而能下故寫之必以苦然肺金居上其性常散而不能聚故欲收惟酸能收得之而行清肅之令底於容平此以酸收即以酸補也然既苦氣上逆是肺氣不足若寫其火以制外來之侮酸收且補以益其不斂之金若本家自墜則直以本金之辛

以散而寫之而金清矣腎藏行水而蒙真水燥則真水病矣故苦燥辛以潤之者辛為金味能生水辛溫又能活水而免復堅之患矣然而不堅則與客水相汨將相火煽而精不守此蟄封藏之本心欲其堅也苦之性味寒且清寒能靜龍火之出入清能別遲淄之本源故苦之味可以堅可以補也王氏謂腎無寫法本經以鹹寫之何謂不知腎臟在行水水之不行真水不可得而藏矣古方補腎填精復有取於行水行水即所以寫之雖寫之何傷哉惟不護精而寫之為不可耳然腎家水火二守水滅則火炎火衰則水

泛燥與不堅兩病俱甚惟歸其火元以治其燥滋其

清鎮以助其堅治腎之要矣

二十七氣總疏

十二經　十五絡　經正六合　五腧六原四關　十二經筋

所謂經絡者，直行為經，旁行為絡，直行而通統內外左右上下，通行無滯，如江河之流而為日夜五十營者，斯為經，其曰行交絡，互屬藏府，不當通行者，為絡

靈樞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腹為陰之會頭為陽之府，以陰接陰于腹，以陽接陽於頭，三陰轉而入陽於手之指，三陽轉而入陰於足之指，此以陰入陽，以陽入陰，無所不到，所謂通行直行為陰者也

乃其間有交絡有支分者則六陽經自頭每各下入缺盆內屬以絡五藏而五藏之經亦每各上行至喉至目系至舌本至巔頂此屬正經之旁行不當隧道之衝卽所以為絡也然而旁行之絡實交於身而五藏六府又有其專精盛氣之所會其會又各有至所如公孫大包虛里期門等為經別之十五絡此絡之大且盛未嘗不如經而以其旁行別出不當隧道故為經別亦為絡也經正六合者經正以藏府各有本經地分自隧道通行外其旁地分正自有餘其地更有支流分委或自屬本經亦自與本經之表裏陰陽

相接此自爲表裏之合其合凡六藏府自會也此合既不當隧道特以本經地分壤地相屬而合故非經別乃經正也由前十二經暨十五絡與各經之六相合共二十七氣以通行周遍於一身而凡迴環之氣盛會之所皆在斯矣至於五腧六原四關從其手足正隧道之樞要處蓋十二經原皆起於手足之十指此皆各有藏府專精之所起所溜所入也於是各爲井滎俞經原合藏五府六以紀之而總不出四關以治藏府之有疾則所爲樞要者名關耳大約經絡脉行衰有二義一以呼行三寸吸行三寸其流行日夜

為五十榮者法以五十動而不一代者為占此從其流行者言也其起發井俞腧原者以五藏六府之地分為占此與氣口之寸関尺同占其居者以卜其藏此從其不流者言也惟脉之精義流者與不流者俱見是以獨守經隧以占百病固莫精於此矣此外又有十二經筋者筋布散于身而為一身之維繫本皆屬肝以分維各經地分故為十二經筋屬陽者於外而堅剛其有病必以外入之風寒濕入之而成痺故病各以時序屬陰者於內而柔細然布散樞要常與經脉合同故病亦或為痰滯營阻則亦能主顛癇癒

脉與外筋不同此筋病之大較也張子和謂凡醫必明經絡根結始終所環所會所交所過而後知陰陽臟腑之出入虛實不知此者如面墻矣

十二經不並沾說

十二經絡之表裏特以隧道之故舉其並行互絡者而言初不以臟列也人之陰陽皆起於足故足之六經地分潤職司要所主一身之間唯足六經也手六經則地分狹所行兩臂頭面之間其兩臂當動頭面肉堅此風寒之所不得入者也惟不得入竟無外傷手經之條故仲景條貫傷寒止沾足六經而不及手經意在於此且其手經之所合皆在足六經之中非謂其不與於斯也請申之人身太陽之經起於足上於巔腦以及額顱內下於膺中包心肺皆太陽經也

太陽居六陽之盛故為巨陽而為諸陽主氣然以同衝氣起於少陰乃以其陽而借納膀胱其下膺中者少陰心太陰肺一居一相並居其間而肺主皮毛心部于表皆與太陽合是以寒邪一犯太陽遂傷肺及心以犯皮毛血脉為心肺之所合若皮毛凛栗鼻塞聲重畏寒無汗以及心煩皆太陽證而心肺為之變仲景設麻黃湯發汗疏肺桂枝湯和表止煩寧心豈非發太陽即發手太陰少陰耶是手之太陰少陰已裹於足太陽之一經矣若手太陽小腸經者其氣用豈能及足特以與心絡並行隧道表裏又與足太陽

連經故亦以三陽歸之非曰其職能與足太陽並列也後學不察一拈太陽便以小腸與膀胱雙舉豈知要者哉足陽明自額顱而下繞夾鼻口下人迎下乳內廉下挾臍其脉齊太陽皆五道至氣衝中屬胃絡脾凡前王之全部膺胸與腹內外至足脛外廉皆陽明也經為兩陽合明所為合明者太陽少陽與共明於此故云然其經氣盛血多熱甚其地位濶其職司要又主中部穀神之所升榮衛之所出唯陽明主之若大腸者為胃化物之器受盛之官其絡與足陽明接經故亦謂手陽明耳亦非謂其能有陽明之職事

也故大腸小腸二經飹同于胃其病與否皆與胃同初非有與肺與心之事也若經絡自病延及肺心亦止在經絡不與傷寒之傳經矣足少陽膽之經由耳頰下脇下膝外廉居身之兩側合自後之太陽身前之陽明接壤寄布於内為半表裏故少陽居三為陽明之次晉以地分形層分職言也其經與職游行三焦攝於心胞心胞三焦總同一職此無復手少陽手厥陰之别矣三陰正位唯足太陰脾為六經之所主以地德居中而主裏若太陰肺以其朝百脉主元氣故亦有太陰之名其實為陽中之少陰初非居三陰

之職而分太陰脾位之司也二陰之正唯少陰腎能正位於坎配心之離而心爲太陽故腎亦名陰中之太陰其實天之少陰從火人之少陰從水此少陰心不奪少陰腎之用也一陰本厥陰肝其經胞絡亦與並稱然心胞本非交盡之厥以經相接故亦名之心胞則相火厥陰則風木所不得混列也總之風寒邪之入三陰皆在足三陰而病在手三陰者皆在足三陽故風寒之入與傳止有足六經而無用手六經即人身三陰三陽之正病亦斷不經絡手足並拈凡以爲是也

辨十干納藏府之謬

內經鍼法必合天地陰陽日月而因以求於人之部位以合於天者著為用鍼之宜忌此鍼道之所在要非經絡之故也身形應九野篇曰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右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於右手脇足腰尻下竅主秋冬六府膈下三藏主中州大禁太乙所在之日以為天忌此鍼家之忌所必求也又以腰以下為地為陰以足之十二經以應十二月腰以上為天為陽以手之十指應十日合之於脉則以寅為

正月之生陽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明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主左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右足之少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戍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要此陽明厥陰又自一說合十二月為一歲之氣候之於足此亦為鍼家而設非以藏府體用當如是也鍼家候氣故不可鉄而最無理者後世以十干納藏府而陰陽夫妻

之既非藏家之所為又悖藏府之恒理其說起於少陽膽胆誠為東方少陽之初氣然甲氣當起於子臨官於寅茲皆厥陰風木之所起也其氣雖在膽而始於厥陰且乙為柔木居卯位是正所謂膽氣也而今之納甲者以甲剛歸胆乙柔歸肝斯為膽柔已為謬說矣乃由甲膽之謬而遂及心以下無一不謬者夫丙火日也心之神明也且其主太陽也丁火日用也相次也故相火在陽明三焦丙火在廣明之地今曰丙為小腸丁屬心經曰小腸為心之使使當屬丙主當屬丁乎且丁可以為君火乎且遂有夫妻之說小

腸當夫心當妻乎以戊屬胃以巳屬脾脾以燥爲健運謂爲巳胃爲水穀之海反爲戊土乎然而曰脾爲胃行其精液爲妻之說或無辭也今更以庚歸大腸辛歸肺此最無理之尤者夫肺在上承心之夏而主秋也又爲元氣之主仍屬柔金大腸何物能主蓐收之令而當庚金乎且大腸何能剛而主秋之臨官也壬爲天源水癸爲江河水腎爲太陰天水之主也而癸之膀胱蓄水也而壬之是雜容之水反出真源之上矣不亦顛倒紕謬耶所以然者以藏陰府陽誤之不知藏何嘗不主陽而以六府爲夫也以膽氣爲東

方甲不知與厥陰肝合爲甲也後學不悟仍其訛舛日爲從事不知此說倡於何人緣不讀內經故至斯耳

脉法部

脉原

脉為人之神氣血之本而見於營之行然營之行其根源有二其一出於中焦之穀神化精液以輸肺肺以治節行之隧道故營以血為通流胃以氣為充澈此脉之本於胃氣也其一起太衝而出少陰腎下滙血海於厥陰上發真陽於太陽此太衝之精氣能灌溉十二經皆得與陽明胃之盛氣同駐中焦共為宗氣故亦得與營俱行十二經而備五十營故脉至五十營者先後天之氣合而五藏之真備矣皆朝於肺

而肺得以行之故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決死生者以氣口能顯胃氣形藏真占四時度六部而有諸中者必形於外無差忒焉此脉之所以為人之神也内經論脉必自下而起推始於季脇以次附上定其部位自肘中曲池量至神門得一尺為尺自尺至寸得一寸為寸其診先尺後寸先陰後陽者以人身陰陽皆起于足下五藏之氣會於章門章門在季脇之次脉從三陰起足三陽而上之先會於此故内經詔人以脉必自下而上也然診脉之精微其占亦有二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脉行六寸常流以

盡晝夜六時而為五十營者此以流行者占之也必五十動而無一代者乃為生人之太和不及是者見藏無氣命曰狂生狂生者是反太和也左以候左右以候右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六部一定而占之五藏者此以部位占之也原其然者肺統元氣為心之神明血脉之相非惟能朝百脉亦能顯百脉脉雖藉營氣之行而充滿之而其所能充滿者皆肺神藏真之停泓此其中之貽涵映澈行者居者各為充滿非以一流行而盡之也故肺之元神自能常照百脉而常為五藏鏡以顯其紕疵故太淵

一脉全體俱現是以上下左右可占六部可診矣然人之陰陽運行本奉天而應四時故又有春弦夏鈎秋毛冬石之至焉此天道之所至雖六脉各為藏主而不得不聽令也盖天人湊合而萬類皆與矣且人又有平生之診三陰三陽之禀氣人態不同其脉亦異老少肥瘦脉又一異善脉者先察其本元之胃氣藏真四時之正與平生老少之情而後及其病脉所謂四診又兼望聞問所謂七診而脉之道得矣後世以左手為人迎此出自難經而叔和仍其陋不知人迎者六陽之所迎在結喉兩旁動脉此胃氣之上盛

也古人以候六陽而特察其盛衰緣陽氣之升降不越盛衰之間也今人以候氣口而復增左之名此識人迎者乎趺陽者亦胃脉之下行而見於趺上者其下復與太衝之下而復上於穴者相合此則先後天并持之氣皆見於此此為人之根柢死生之診於是最切今人廢之仲景所作為今之人按手不及足麤工也仲景法趺陽每與少陰同診一診先天一診後天必雙取而乃以決病斯所謂治病必求其本矣

脉診總論

經云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古今察脉之精莫過内經乃内經於診法甚詳於脉法甚約自叔和脉經興而脉象繫為二十四譔出七表八裏九道之名以為診病莫盡於此不知名象愈繁診道莫準將求精而愈失之蓋由不知脉為胃氣之本源其陰陽精要卽相為對待相去懸絶之間有甚精之察而不必多名象之求也夫診脉求病求其為病之表裏寒熱虛實順逆而已内經設脉止於浮沉緩急大小滑濇八脉特於對待微甚懸絶著其相去之三等而脉之情盡變

極察之極精及仲景又兼以陰陽看脈為十以浮数動滑大為陽沉濇弱弦微為陰而察陰陽之法又莫過於此於是診脈之精至此大備何以言之人之先天稟於陰陽而陰陽復生於胃氣唯穀神與而營氣足故脈行焉中函先天四時五藏之正而養於胃氣以微見其間是以脈常有神而可診以陰陽逆從之法故陰陽逆從之法必首診其胃氣五藏四時故診胃氣者診其力診五藏者診其神診四時者診其悁何謂力胃之在三陽搏而勿浮在三陰搏而勿沉其為洪圓有力而陰陽兩和是平胃脈也四至而閏以

太息為五至於何有病此謂有力若胃氣之衰耗已先見不濡而浮沉矣何謂神五藏五神而主五行則恒見微弦微鉤微毛微石之平衡所謂真藏也過則相凌弱則受克而藏神失再過則真藏現矣此謂有神何謂順順五藏以胃氣各自主時而奉天令故春肝夏心秋肺冬腎如天之被物生長化收藏以一旺主時而君藏從為母得以循迭爭見者所謂順也反順則為逆矣逆時則逆藏并逆胃矣此謂以順是三者病未之診也於是審其陰陽以別柔剛而知其逆順之所在是以別於陽者知病起時別於陰者知

死生之期此診之大源不可不知也嗣是乃有相去之三診則於其病情而知之一法為對待如浮沉對待緩急大小滑澁各對待皆兩不相侔判然可識者也一法為微甚從對待而推之或甚浮微浮甚沉微沉之過不及以從容而知之也一法為懸絕如太過三倍四倍不及之迴絕絕無之殊此為關格真藏之見猶可察而辨也辨其對待以察生尅辨其微甚以察間甚辨其懸絕以察死生而又參仲景之陰陽十脈而合察之前三法為經後四法為緯不待多脈之名象而死生順逆之機燎若指掌矣

胃脈詩

人之常氣禀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以下五節

人自有生而後全藉穀氣為養故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可見平人之常氣禀於胃無胃氣則死也經曰飲食入胃脈道乃行以脈之行必待胃氣也夫脈者氣血之府人之神得胃氣而能精能神此胃氣者精氣神三寶之神糧榮衛之淵原也其為氣流營運衛合精而神於脈雖五藏各禀四時各正有必見必應之時而於人之保合太和必以胃氣為本

此雖五藏四時待此而得其平也故辨脉必先辨於胃脉胃脉者和而大搏而有力於三陽則搏而勿浮三陰則搏而勿沉雖本五藏應四時而不受五藏四時之沮抑裁損此所謂平人之元氣元神也昌大於春夏收藏於秋冬使五藏之正氣得以主時而奉四時故肝得王春而脉弦心得王夏而脉鉤脾得王季夏而脉耎肺得王秋而脉毛腎得王冬而脉石然而皆曰微弦微鉤云者正以明胃氣之充壯內鼓行而外佸天令使五藏以其和者主之也其於五藏皆曰藏真藏真其五藏所藏之本真氣也真氣有本雖起於

先天所禀之陰陽而不得胃氣則不能充之壯之以爲真故五藏所藏而能散能濡能高能下能通者皆胃氣之取精以待用而五藏乃始得行其職與事也肝能藏筋膜之氣心藏血脉之氣脾藏肌肉之氣肺行營衛陰陽之氣腎藏骨髓之氣五藏所以得賠發以閲主持以奉天令皆胃氣之常充常行耳故必胃多而微見弦鉤耎毛石者爲無病稍有衰弱則弦鉤等多見而胃少矣夫弦鉤毛石之脉得四時而見何嘗非五藏之正而胃氣不勝遂成藏病況此五脉之但單見卽此爲胃絶而真藏脉見故曰死也胃而有

毛春胃宜得微弦今乃有毛毛為秋脉與春弦相反是胃之不能生弦而受尅於毛使肺金侮木傷令胃之受敗已微矣然曰秋病者此時少陽之生我繼則夏令之王我生旺在我故能猶有扶植至秋則生扶皆去不能不至此而病也若毛甚則胃家之太和已戕可得斷之以死而曰今病者即今不能掩其惡也夫人之生天地合德得陰陽五行之全然自孩提毀齒以至天癸未至腎元弗充要有待於後天之穀神以充之故持之又久而後先天之元氣以昌力量精神之用以立皆胃氣也自中焦出營衛以行隧道謂

之經氣合元氣而積於胸中謂之宗氣升於巨陽謂之主氣此氣至能先天而天弗違故入五藏為藏真使總攝五官百骸能後天而奉天時故歷四時五運司天之令而為之應而無四時之忒故胃氣之脉為人之生育不離四時五藏之氣所適者內經首提而言之此脉家根本第一義而東垣丹溪諸公競謂其和如春風揚柳不知此特春胃微弦之一喻耳若微鈎微石尚有所不能喻也至於微耎更有妙義胃本不耎以長夏濕土主政蒸其溽氣火濕相溥使正氣不能高舉故其象為耎然而微耎則胃氣之壯可知

此正所謂在三陽則慱而勿浮三隂則慱而勿沉者

胃氣之實象也知此則知真藏見而主死之故矣

陽密乃固論

天藏德而以日為光明人心藏神而以陽氣為固密陰陽之道必有所先養生之本亦必有所謹此內經原病之所起必眷眷於陰陽之論也為之言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夫人身之陰陽皆欲固也而必曰陽密乃固陽密之道為何凡陽者皆氣而近浮浮乃在上故曰陽因而上然陽有高明之體高明在上此為真陽而不可謂之浮陽必散而在外散則周遍故曰陽以衛外然陽有統一之道統一而健此為統陽而不可謂之外非浮與外則陽有元亨之陰也不外不

浮則陽有利貞之用也是故陽之積運之以生神明而為高明是以精則養神陽之運倡之以為物先而煦嫗之是以柔則養筋斯則陽之所事有百險不能及者矣而必曰以密為固者何陽非不能固也其失在不密也致不密者有三起居如驚而神氣乃浮也措情躁擾與物黏宕陽乃飛越而不歸則內之怡愉失而玄府不閉矣風寒暑濕乘之時起故外無禦侮內必受兵此不密之故一煩勞則張而精絕也夫陰為精蓄精而起亟以赴陽乃人不知節息每強力用之且煩且勞煩則不靜勞則不息則陽已張矣張如

弓之久滿而不知弛也此則弓力已竭筋幹為傷故
精絕髓致其道至目盲耳閉若壞部此不容之故一
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也大怒則傷陽陽既鬱
逆結塞則血無所行為逆而菀於上故有吐血數升
而得者有疽發於背者皆薄厥之至也此不容之故
一三者一越於外而外得侮之一困於內而內竭焉
一乗于悴而暴厥焉則何能精則養神而柔則養筋
哉然則如何而容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天藏德而以
日光明則當清謐以寧心固精以養神節勞以養筋
而陽倡陰和矣陽健運陰貞定矣夫是謂之乃固也

氣歸權衡論

人之所以舉一身皆以氣耳氣之所至為運動氣之所煦為和煖乃至腐熟水穀給散精血上下之所充肌膚之所衛無非是氣者然是氣亦必有宗主為提挈焉有以統攝之而不亂然後能為神明之共給指使而不悖此氣之所以必歸於權衡也原本經之所謂謂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歸心淫精於脉脉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此謂食氣之能生氣血贍養藏府故肺得其職而

五藏之氣齊平氣乃歸於權衡也然大要舉其得氣之養如是耳其所以然則猶未之詳言何則人身之氣根本於太衝太衝者先天之根抵其氣上升而為巨陽下散於三焦積於膻中此元氣之本也原其始則氣之未動時起於先天坎中之陽而動於子半以為少陽膽家之氣遂能游部於膽家之間此所謂生氣亦所謂和氣也然後胃家以食飲倉廩積其精華騰其穀神於以供給藏府經絡之用以為之副此則後天之穀氣于以配先天之生氣而合之為一先天能始之後天能終之其功用未嘗有分焉要其能如

是皆有權衡存乎其間所謂權衡者肺腎是也肺主上焦腎主下焦肺主降腎主升肺主呼腎主吸肺主出氣腎主納氣凡一身之氣其經緯本末出納之事皆二藏爲之一散氣而持其平若衡然輕重緩急出入不差累黍一鎮氣而歸其根若權然上下降升不使斷續間歇是二藏權衡之用也難者曰榮衛本出中焦胃氣衛以充體榮循隧道脾以散之膽以行之亦各聚其藏以爲平耳何曰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也夫太衝爲十二經之海統十二經使腎升而肺以一藏稟相傳之權持其平而

不使之亢而不下是氣升於上者使非肺為上之衛則必有癃瀉之患矣手太陰為元氣治節之主亦既諳使循環節宣百節經隧使非腎一藏以納氣之原藏其用而歸于精之宅不使為無本之施是無其權而氣不歸下則既有絕陰之事矣唯以上不愆上下有守下而後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則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也是義旨實人身之大權醫家之定衡從是知養氣之旨矣

鍼刺部

十二原　藏井木府井金釋

經云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主治五藏之有疾乃其名原其穴卽藏之大淵大陵太衝太谿屬府而名之爲原六府又別有六原學者嘗昧不識原義竊嘗釋之原者陽之名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屬手足踝骨以上其地各尺爲手足諸陽之本而陰藏之井滎俞經合從是起焉此起於陽不起於陰則雖五藏之專精皆可以陽屬之而治五藏之有疾者必先鍼此以候氣之陽而歸之陰此本以陽治陰

以府治藏故云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也乃六府之原則又五腧之外別立六名斯則六府之正原以陽治陽者也至本經釋五腧曰爲井木釋六原曰爲井金金本之義古今未曉王太僕而下及馬玄臺皆以乙木庚金爲乙與庚合此藏府合殊無義理滑伯仁又謂陰木生陰火陰火生陰土陽金生陽水陽水生陽木釋之張介賓亦仍其說其陰生陰陽生陽且勿言亦何見而陰藏起於木陽府起於金且爲乙與庚之說耶徒見木之在藏也且以爲陰也而乙之金之在府也以爲陽也而庚之間其許以起於木起

於金者何故猶懵然未之辨也且經曰守經隧治無失俞理則經有候俞有理焉鍼法以四時各取井俞是四時之鍼法必以木金為候也而藏府之本俞亦各以分金木失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五藏藏精其氣皆陰然化氣必生於陰故五藏雖陰而其氣恒同起於少陽之生木六府致用其氣皆陽然以氣盛而必歸於精故六府雖陽而其氣為成皆同於西成說物之色金失是藏為井木府為井金也生氣在藏成氣在府如四時之春秋此陰陽之定理鍼法之所必究也不失俞理非是之謂乎

病能之說原於氣運

己未六月詞起　石芝記